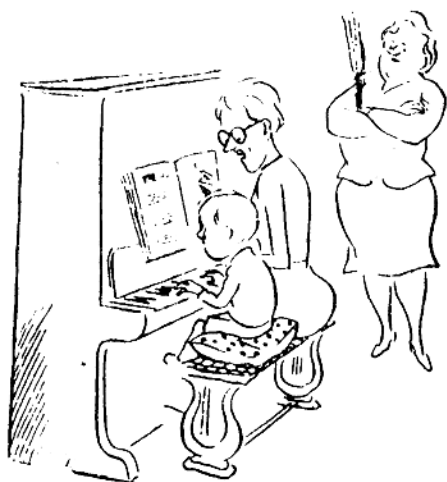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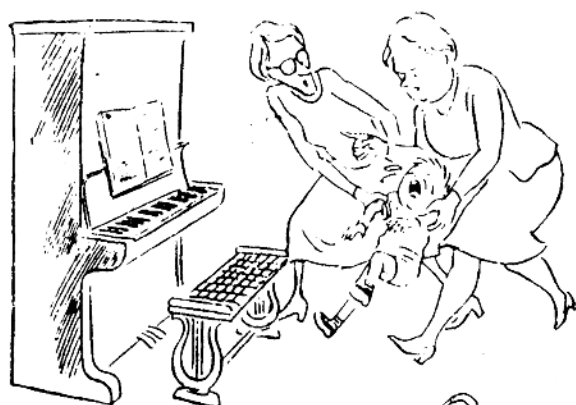




故事与传奇丛书

幻影

第三死罪
情天义海



出名以后





目 录

故事与传奇丛书(第二辑)

幻 影

古老的别墅，阴森且可怖。半年之内，在这屋子里接连死去了两人……

几年后，一个妙龄少女，在这座别墅里，看到了当年凶杀的“幻影”。“救命呀！”一声尖叫，惊醒了所有睡着的人们！

灯红酒绿，腐蚀了纯朴的心灵；欲海难填，必然走向罪恶的深渊。于是，过去与现实，幻影与存在交错，可怖的惨案和一连串更为惊心动魄的故事悄悄地展开……

第三死罪……………〔美〕劳伦斯·桑德斯原著

赵 龙改编(3)

纽约。曼哈顿区豪华的大酒店里，连续发生了几起凶杀案，凶手的作案手段极其残忍。

纽约警察局的退休老侦探迪雷尼受命侦缉凶手。料事如神的迪雷尼已预见到这是一起连续杀人案，却未能制止凶手继续作案，几个无辜的躯体又倒在了血泊中……

一把锋利的瑞士军刀沾满了鲜血，而手握这把军刀的凶手却是个美艳性感的女郎，每当她宽衣解带、令人神魂颠倒之时，便是一个男人的生命被剥夺之日……

情天义海陈祖基(60)

江南书生顾贞观与吴兆骞,同为清朝名士。两人在姑苏沧浪亭相逢,一见如故,结成刎颈之交。谁知,好景不长。江南科举一案,牵连无辜无数。吴兆骞流戍北国宁古塔,顾贞观病困京畿千佛寺。从此,地角天涯,两地相思。如哀如诉,似诉似泣,才子惜才子,相国救才子,康熙爱才子……一幕幕,一场场,热泪洗面,情义铺路,演尽了人间悲欢离合……

理发厅命案〔日〕森村诚一(85)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因嗜爱发型而动杀机,已属奇闻。而刑警宫下介山为破案不惜以身作饵,更堪称奇。故事层层深入,情节丝丝入扣,结尾出人意料,耐人寻味。

责任编辑:斯海 石锦元(特约)

美术编辑:梁山

封面设计:季阳

幻 影

(故事与传奇丛书·第二辑)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武林路125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产桥)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6 字数155000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085-5/1·83 定价:1.2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未经同意 不得转载



第三死罪

〔美〕劳伦斯·桑德斯原著

赵龙改编

人物表

佐伊·科勒——一个离了婚的女人，心情苦闷，保守拘谨。

爱德华·迪雷尼——退休刑事组长，绰号“铁弹”。耿直刚毅，料事如神。

阿布纳·布恩——纽约警察局刑事组长，工作卖力。

欧内斯特·米特尔——佐伊·科勒的男友，性情温和，心地善良。

马德琳·库尼兹——佐伊·科勒的女友，她一生少不了男人，敢作敢当。

索斯——纽约警察局副局长，事业心强，但生性奸诈。

市人。凡提供线索者，请洽 KL一五一八六〇四，刑事组布恩小组长。”

今天是三月十三日。佐伊·科勒睁开眼，一手护着松软的乳房，一手夹在两腿之间。她出神地看着天花板，痛苦地感觉自己体内五脏六腑的征兆：器官膨胀，脉搏亢奋，膀胱满得发胀，一阵阵地抽痛。她拉开被子，伸出脚来，小心地挪动着，接着打了个哈欠。

“星期四，”她对着空荡荡的屋子大喊，“三月十三日。”

声音嘶哑。她清清嗓子，再试一次：“星期四，三月十三日。”这次好多了。

她赤身裸体地站起来，伸伸胳膊拍拍腿，忽然一阵眩晕，身子摇晃了一下。

她对史密斯医生也曾这样形容过：“一阵漆黑，摇摇欲坠。”

“这种现象会有多久？”他漫不经心地问她。

“就一阵子，几秒钟。”

“经常吗？”

“呃，偶然……常在行经前。”

“尽管放心，不要紧的。”

可是她不放心，她慢慢走进厨房，煮上咖啡，

纽约市的《商务周刊》是份专谈纽约市旅馆业务的刊物，佐伊·科勒认为最有趣的是它对各旅馆会议安排的报道和对大饭店里一些犯罪事件的详尽描述。她翻开一本，在这一期的“通缉”专栏中，最后写道：

“二月十五日，大公园凶杀案。遇害者，乔治·波斯，男，五十四岁，白人，科罗拉多州丹佛

上过厕所，再做五分钟健身操。她走进浴室梳洗完了又站上磅秤，体重正常。

为了月事将近，她冲了一个热水澡，其实她昨晚临睡前已经洗过一次，然后用那条从饭店里牵来的毛巾擦干身体，低头审视起自己两条光滑无毛的腿来，竟然发现腿间有两根灰色的耻毛。她赶紧剪了去。

回到卧房，打开收音机听气象报告，然后利索地穿戴起来，接着按照一天的服药量用药，喝咖啡，吃完一片土司，再抽一支烟。每天都是如此刻板。她穿上一件长大衣，检视一下黑提袋：里面放着一罐催泪剂，一把军用双刃折刀，一柄钢锤，一个锥子，一把小剪刀，一个开罐器，几把钥匙和钱包。

她推开房门，向两边看看，走廊空空，就急速出门，上好了锁，坐电梯下到了底楼，步行去兰吉大饭店上班。

兰吉大饭店像一口竖着的大棺材，卡在麦迪逊路上两幢钢筋玻璃的摩天大楼中。这是家经营得不错的旅馆，房间宽敞，服务周到，价格合理，颇受欢迎，当然也免不了有几件属于它的暴行记录。

科勒推开“非请莫入”的门，走过一条过道来到安全组，看见那个值夜班的胖子巴利正在伊雷的皮榻上睡觉，就把他推醒了。

“有事吗？”

“一切正常。”这个胖子老是上班打瞌睡，此时还昏昏欲睡。

她把大衣挂进了大衣橱，提袋塞进写字桌，就来到了厨房为各人安排早餐。她为伊雷及自己各冲了一杯黑咖啡，拿了些点心，端着食盘回到安全组，这时伊雷已经来了。

早餐后，巴利下班走了，她便开始安排这一天的工作程序：拟定下周安全组的勤务表，给一些失主写报领信件，受理会计部一些小额的现金帐。

这些事实在不需八个小时，但她放慢节奏，使自己随时有事干。她对这份闲差颇为心安理得，她可以得到二百元左右的周薪，当然这并非主要生活来源，她有离婚时订下的每个月的赡养费，有父母的赠与，有存款与一些免税有价证券。

她从不苛刻自己，但不会胡乱花钱，打扮普普通通，相貌平平常常，面容木木然。她即将三十七岁，体态轻盈，身材苗条。史密斯医生向她保证，

除了轻微的月事不调和痛经之外，她的健康情况绝佳。她走在街上绝不会引得人多看她一眼。其实，这是一种障眼法，她竟哄骗了整个世界，她扮得太成功了。

伊雷走了过来，倚在她的桌子旁边，低头看着她。尽管他动作沉稳，言词中肯，科勒从他身上的酒馊味可以肯定他是个不折不扣的酒鬼，但他从不明目张胆地喝。从她听见他开抽屉、关抽屉、瓶子碰杯子这些固定的声响，就可以判断他又在自得其乐了。

“古尔德刑警昨天打电话告诉我，”伊雷说，“他太太有喜了。”

“又有了？”

“又有了，”他微微一笑，“所以他想尽量赚点外快，你能不能给他安排一下？”

“可以。让他顶约瑟的班吧。”

伊雷、巴利与约瑟都归安全组，每天工作八小时，每周有两天假，伊雷是组长，逢到休假、缺勤时，便派临时安全警卫代班。

他又关切地注视她：“你感觉怎样？没有不舒服吧？你看上去有点，呃，低潮。”

“我很好，庞斯先生，又逢到每月例行的那档事罢了。”

“噢，我每天早上例行的是刮胡子。”他笑了一声，离去了。

不错，他每天早上例行的是刮胡子，但刮胡子不会太痛，不会抽筋，不会看到讨厌的污斑，没有分泌物和经血。那简直是持续不断的炼狱。她活得越久越不耐烦，生命就是这样卑贱，呼吸、吃喝、排泄、性交、出血。

畜生啊！肤浅啊！恶心啊！

她慢吞吞地办公，一个上午都不曾抬过头。伊雷巡查回来，她又听见那一套程序的声响。

十二点半，她去了趟厨房，端着食盘回到办公室。伊雷从不吃午餐，“这玩意得让它扁下去。”他指指自己的肚子。可是她又听到了那一套固定的声音。她笔直地坐着，痉挛在加剧。忍痛吃完午餐，她又按量服用了该服的药，就把餐盘放回厨房。

接着她拨个电话通知古尔德刑警，告诉他下周一顶中班。再拿着勤务表走进伊雷的办公室，告诉他古尔德已经接受了这样的安排。

“很好，科勒，就给柜台、主管、会计部门都打印一份吧。”

她正在打字时，电话铃响了。“兰吉大饭店，安全组，能为您效劳吗？”

“当然，宝贝，”一个女人的声音，“今天下午海洛和我办鸡尾酒会，快来参加。”

“马德琳！”科勒快活地说，“你好吗？”

两个女人叽咕了一阵，绝大多数是马德琳的声音。她们是大学的同学，并在同寝室相处。“疯马德琳”快人快语，作风大胆，四年中充满约会和逃课、记过、留校察看的记录，在一大堆男友面前炫耀，简直吓坏了同室的学友。她的至理名言是“娶男人不要丈夫。男人上床是要娶，丈夫上床是卖命。”她赢得了同室女友的崇拜，她们替她抄笔记、教功课，使她安然度过她“现实人生中的四年长假”，取得了学士学位。海洛·库尼兹是她第四任丈夫。

科勒离婚后，接到的第一个电话便是马德琳的，马德琳处处护着科勒，就像她的保护神一般。科勒答应下班就去她家，尽管她也知道马德琳是在临时抓差。

马德琳和海洛住在东四十九街，科勒坐电梯来到七楼，海洛在门口迎客。海洛是个大块头，从事纺织业，马德琳却称之为“破布头的行业”。科勒很喜欢他，觉得他稳健，有安全感。

“你还记得我啊，海洛。”

“当然记得，”他笑道：“马德琳那批朋友中，我独喜欢你。”

他走开去招呼其他的来宾，科勒背靠酒吧台，四下打量。这是典型的马德琳式宴会，吵吵嚷嚷，烟雾腾腾。她从没见过这么多漂亮的男人，有穿着高雅的三件套西装的，也有穿衬衣、牛仔裤的。这使她不禁联想到牛仔裤里的毛腿，光滑的屁股，强劲的肌肉，最主要的，是他们的力量，生理上的力量。

那就是她被丈夫吓着的地方。他不是个强健的汉子，可是，新婚之夜他首次迷住她时，她吓得大叫。那股蛮力！她害怕了。

她茫然地望着这间挤满了男人的屋子，盯着这许多可怕的力量。

马德琳脸上抹得像调色盘，肥胖的身体在这人

海中蠕动着。这个都市有一种令科勒无法苟同的野性，随时随地都是性饥渴的叫嚷，她实在受不了。

谁撞了她一下，她本能地一让。

“对不起，”他腼腆地笑道，“有人撞了我。”

“没关系。”她说。

他看她喝酒：“白酒？”她点点头，他也拿了一杯同样的酒。“不得了的一个宴会。”她又点点头。

“我叫欧内斯特·米特尔，在库尼兹先生公司上班。”

“佐伊·科勒。”她的声音很低，“马德琳的朋友。”

两人握了手，交谈中他俩发现他们还是同乡，真是意外。他约她一起去个安静的地方好好喝一杯。

谁也没注意他们的离开，到大厅时他说：“我是想……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吃一顿饭？我知道这附近有一家意大利餐馆。”

她丝毫不敢大意。他看上去没有恶意，但她太清楚单身女子在这个大城市里，处处暗藏危机，抢劫、偷窃、强奸、残杀，报上每天登，电视每天播。

“唔……好，”她终于说，“先谢谢你，不过我得早点回家，最迟九点，我要等个电话。”

“可以，”他说，“我们走吧。”

这个餐馆她也知道，以前来过两次，都是一个人来的。两个人点了牛肉串，意大利面和色拉，各饮了两杯酒。

席间他们谈起乡间的童年，大学生涯，工作情况，她对他有了更深的了解。他学的是电脑，现年三十五岁，比她小两岁，至今单身住在一个小公寓中。

晚餐后，他坚持与她步行送她回家。边走边聊，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她的住处。她在大厅门外停步，他也停下来，脱下手套，伸出手来，“谢谢你，佐伊，”他笑道，“好愉快的一个晚上，我真高兴。”

“该谢谢你，晚饭太棒了。”

“还可不可以见你一次，或打个电话给你？”

“当然。”

于是他们握别了。

她打开所有的电灯，把房间仔细搜过一遍。百叶窗拉得很低，她总认为对面屋子有个男人举着望远镜在朝这边窥探。她服完当天最后的用药，就去放了洗澡水，再回卧室脱衣服。轻轻地摸摸胸脯，早上松松的，现在好像硬了不少。她倒了些香油到澡盆里，整个人体便滑入澡盆。她浸泡了一会，用香皂仔细抹净全身，拔去盆塞，打开莲蓬头，冲去身上的肥皂沫，擦干了身体。再审视一遍，看看是否又有灰色的阴毛，没有。

一套比基尼服上嵌着花叶，刚好遮住最要紧的部位，穿在身上就像没穿一样。接着她在耳后、腋下、大腿上都喷了香水。她套上一件黑纱的衣服，这件衣服紧身极了，拉链一拉上就像是第二层皮肤。再穿上一件大衣，还带了上班曾带去过的所



有物件，只是把证件取了出来，随即出门。住房内所有的灯都亮着。

下楼后她等了五分钟才召到一辆出租车，去中央公园和七十二街口。那里有家飞摩旅社。

“飞摩”是一家住家型旅社。科勒走进里面的厕所不到一刻钟就改妆成一个亲切、多情、渴望欢乐的女人，眼睛里全是挑逗与承诺。从大厅走出后，她召来一辆出租车来到皮耶士大饭店。这是家新开张的饭店，拥有一千两百个客房，设施齐全。科勒选中皮耶士的原因是，她明白这里有三个商务会议在举行，鸡尾酒廊是想当然地拥挤。

她在入口处打量了一下，驻足稍待，一副在等候情人的神情。

屋内闷热可怕，烟雾弥漫，人声鼎沸。科勒不知自己还能坚持多久，她站在吧台附近，一个衣冠不整、头发蓬乱的家伙在仰身大笑时猛撞了她一下。他立刻向她道歉：

“真是对不起。请你喝一杯怎样，算是赔罪？”

“谢谢，”她笑笑。“请帮我叫一份白酒，钱我自己付。”

“把钱收起来，”他说，“这笔钱还是由我作东。”

不一会，科勒喝上了酒，她发现有个女人正在理手套和皮包，她就侧着身护住酒杯，挤过人群，在女人起身的瞬间，占到了座位。

科勒的右边有五个男子正在谈论足球，左边的男人引起了她的注意。

“对不起先生，现在几点了？”

“快十一点半了。”

他观察到她等人的神情。“怎么，他没来？”

“没来，是我迟到了。”

五分钟后这位男士灌足了酒，话也多了。他说自己叫福瑞，来纽约参加一个电器市场的协调会议。她说她叫爱琳，想找份工作。

“你怎么不去寻欢作乐？”

“去了，”他答道，“那里有点离谱，我不太喜欢，就退了回来。”

“那你喜欢什么？”

“我爱清静些。”

“我说过你们这些爱静的人是不鸣则已。我们到你屋里去开个小小的宴会好吗？”

两人饮干了酒，他说：“我住在三十层楼。”

“高上天了。”

“对、对，跟小鸟飞得一样高。”

“你一个人住？”

“我一个人的，你的，我的。”他有点口齿不清了。

他们上了三十层楼，来到3015房间门口。打开门，他躬身一让：“欢迎光临敌人城堡。”

进房后，他上了浴室，她谨慎地脱下大衣，对折，仔细地放在门口的小柜子上，再慢慢坐进沙发，什么都不碰。

他从浴室出来，“好了，来杯全世界最好的白兰地如何？”

她故意说：“酒能乱性，欲念增加，行动减少。”

“全是鬼话。”

“唔……那就喝一点点吧。”

“好，这才来劲。”

两个人放肆地大笑，干了一杯。

“嘿，小宝贝，你为什么不让自己松快一下？”

她站起身来，移近床边，命他闭上眼，然后猛地拉开拉链，脱去衣服，把衣服放在大衣上，再转过身来。

“喜欢吗？”

她站在床边，他放下手中酒杯，摸着她比基尼中间那截细皮嫩肉。她任他抚摸。

“我快疯了。”她嗔声说。

她弯下身，凑近脸，就是不让他碰到假发。

“你干吗不把衣服全脱了？”她轻声说，“我去方便一下。”

她拿起肩袋，走进浴室，锁上门，动作飞快地除尽身上所剩无几的衣物。上过厕所，用卫生纸蘸着抽水把，压下，再抛下卫生纸。

她打开肩袋，一切准备妥当，听到他在叫：“爱琳，去了那么久了。”

她打开门，见他光着身子，已把顶灯熄了，只留一盏小灯。

她的右臂裹在浴巾里，捻灭了浴室的灯。

“好了好了，我就来。”

他扭头看她全裸着走近。

“噢！天哪！”

她绕到床的右边，避开灯光弯下腰，笑得温柔极了。她趁势垂下右手臂，浴巾随着抖落，瑞士军刀握在手中，刀锋猛地刺进了他的脖子，再一拔抽了出来。

他发出咕噜一声，身体抽筋似地弹起，血喷了出来。

科勒拉开被单，利刃一刀又一刀地刺进他的下体。她脸上没有胜利、狂喜的表情，只是一心一意、有条不紊地做着这件事，每刺一刀就放声说着：“好了，好了。”

二

前任刑事组长爱德华·迪雷尼喜欢吃各种三明治——干的、湿的，吃完后就把面包屑和垫在下面的报纸揉成一团扔进水槽下的垃圾筒。即使他夫人蒙妮可认为这种饮食习惯太欠文明，他也不为所动。在纽约警察局干了三十多年了，三明治一直是他的老伙伴。退休后他的梦想之一，便是有一天能出一册《迪雷尼三明治大全》。

蒙妮可本是迪雷尼办案中一位罹难者的妻子，而迪雷尼是在前妻患尿毒症去世后一年，才与她结成眷属的。他们儿孙满堂，共享天伦之乐。蒙妮可在前夫的影响下，对稽核会计工作很在行。本来他们收入可观，生活安定，但迪雷尼总感到有一种若有所失的感觉，而且十年前的宽裕和今日的物价指数相比，虽未严重影响日常生活，但不能说不是是一种隐忧。孩子们长大了，各种支出也随之增大，不免令迪雷尼英雄气短了。

三月十九日晚上，蒙妮可与阿布纳·布恩刚替的太太白佳合办一个十四名妇女参加的自助餐会。迪雷尼自己做好两份三明治，并拎了一些啤酒。一口酒，一口三明治，躲在书房里逃避这帮女士们的喧哗，实在是明智之举。吃完了三明治，他仍在独坐出神地想着，他的退休，居然是因为职务和狗屎政治扯上了关系，而一个强人在抗拒市政当局那批玩弄权势、勾心斗角的男女时，完全可以做到他想做的一切。他退让了，以图生存。只是，他仍旧

思绪被一阵轻轻的敲门声打断，门开处，进来的是现任刑事组长布恩。

“我是来接白佳的。”他进门便解释道。布恩

组长是个瘦高个子，外表松散，迪雷尼知道他不灌酒时是个很好的刑警。布恩心思缜密，任劳任怨，作风勇猛。

迪雷尼仔细观察他一番，终于开口问道：“你看米半死不活的，怎么回事？”

“又碰上同样形式的案子，”布恩答道，“凶杀。”

“确定了？”

“目前只有两个，手法完全一样。”

“可能是巧合吧。”

“也许我们都有点神经质了。但这两个案子确实相同。”

于是布恩介绍了两个案情，怪就怪在发案现场几乎难以勘察到蛛丝马迹。门锁完好，哪里都没有指纹，在浴盆排水口发现血迹，但经查是死者的血。

“排水口有没有毛发？不属于死者的毛发？”

“什么也没有。”

“湿的毛巾呢？”

布恩笑了：“你真是什么都不会漏掉的啊！不过只是发现少了一条毛巾。”

“一个有头脑的家伙。”

“如果照这些线索，您会怎么处理？您的意思是……”

迪雷尼思索了一阵子。“我会怎么做？”他自问自答。“与你相似，照常推理，一个来纽约开会或参展的生意人，喝了点酒，勾搭上一名妓女回旅馆。也许价钱谈不拢，也许他的要求太过分，那个女的就掏出了刀子——妓女多半带着这玩意——一语不合，就将他杀了。就这样追踪下去，你呢？”

“还有，那两个商人的财物没有被劫。您不觉得麻烦吗？我不希望拿自己的这些难题来困扰您。”

“两个案子相隔多久？”

“呃……二十七天，这要紧吗？”

“也许。有打斗的迹象吗？”

“毫无，”布恩据实相告，“两个人都是死于瞬间，后一个死者的头都快掉下来了。他们的下体都被刀子乱捅一气，起码二十刀。”

“混帐东西，”迪雷尼又问，“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没有，查证的情况不乐观，他们两人根本不

会认识，读书的学校不同，服役的部队也不同。两个人一点都沾不上。”

“扯得上。”

“什么？”

“两个都是男人，同时都五十开外。”

“但是，假如真有个人企图向每个五十开外的男人下手，那我们的麻烦就大了。”

“是专对那些到纽约开会，住在城中饭店的外来客。”

“这对案子有帮助吗？”

“没有，不过很有趣。”

“对了，最重要的是第二次发现了头发，三根，一根在枕头上，两根在沙发椅背上。黑的。死者的头发是红色带灰。化验出来是尼龙假发。”

“这事有搞头了。”

“有搞头？难住了。”

“可能还是个婊子。”

“可能，反正假发是个新发展。也许是个人妖（阴阳人），死者上床时才知道她是个男的。”

“也许吧！”他说，“底下割掉了？”

“没有。”

“我办过同性恋的凶杀案，底下都割了。”

“但总不能排斥男性凶手的可能。”

“我也不排斥。我看这是一连串滥杀的开端，我越想越觉得你假设是男性很有道理。我从未听说过有这样狠毒的女杀手。”

“你认为他再会作案？”

“是的，依一般的形态，杀人的间隔期会越来越短，通常滥杀的凶手都是这样。照常理推算，他再过三星期又会行动了。你设法保护一下市中心的那些大饭店。”

“这就难办了。这要影响旅游业和业务集会的。您不知道……”

“我太知道了，在干了三十年后。”

“就在我来此之前，”他忿然道，“我接到索斯副局长的电话，他……”

“是他叫你把案情介绍给我的？”

“他暗示了一下，并告诉我新上任的小队长是谁。我无意间提到要上您这里接老婆，他就建议让您知道这个案情。说实话，我太需要帮助了。”

“索斯也一样，”迪雷尼冷冷地说，“小队长是谁？”

“马提·斯宾，您认识的。”

“我对你深表同情。”

突然，房门砰地开了，门口是蒙妮可叉着腰，神气活现。

“你们谈好了没有，咖啡和蛋糕都准备好了，摆在起居室里，快请吧！”

两人含笑走出房门，布恩悄悄地问：“能不能给我指点指点？”由马提·斯宾来接掌发令，布恩有理由着急。

“投饵。”迪雷尼说。他告诉他在晚上七点和午夜之间，穿戴成五十左右的外地生意人。他还说：“如果我是你，就在斯宾上任前投饵下去。”

“如果那人再犯案，你愿不愿到现场去一趟？”

“当然，给我个电话，马上到。”

他们来到了起居室，尽情享用了一番。高谈阔论一阵，布恩体力不支地站起来：“白佳，我们该告辞了吧。”

“好，走吧。我来开车。”

迪雷尼为他们取过衣帽，两对夫妇互道再见。

上床后，迪雷尼又仔细把两个案子从头到尾考虑了一遍，突然他像发现了什么，就去打电话给布恩。

“阿布纳，你查过死者的背景材料吗？私人资料？”

“查了，我分别派人到丹佛市和亚克隆去过。你要是怀疑他们有同性恋的纪录，不必了。两个人都清清白白，没有前科，没有流言。”

“嗯，我应该想到你会去查这件事，还有……”他停顿了一下，“你说第二次凶案后，在椅子背上发现两根黑头发？”

“三根都是黑的尼龙丝。”

“只有在椅背上的那两根，我很感兴趣。他们拍照了吗？”

“拍了，拍了，好几百张呢。”

“是在取下来之前拍的吗？”

“绝对，还带了量尺测量了尺寸和位置。”

“好极了，”迪雷尼说，“现在你这样干，你拿着那张显示头发在椅背上原来正确位置的照片，带上个行家回到原来的凶杀现场，找到那张椅子，仔细量一下发现头发的定点到座位的距离，懂吗？假如头发确属凶手所有，你就从他的头部一直测量

到尾椎的部分。技师应该可以由此推定凶手的大致身高。当然不可能十分精确，但总是有胜于无。”

对方一阵沉默，而后布恩一拍大腿：“真该死！我怎么没有想到！”

“一个人不可能想得面面俱到。”

“本该如此，谢谢你。”

“祝你一切顺利。”

挂断了电话，他看见蒙妮可惊讶地瞪着他。

“真有你的，的确了不起。”

“我只想助他一臂之力。”

“那可不。”

“吵醒你了，我真过意不去。”

“不见得，岂不闻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她扑向他的怀中。

三

科勒记得一位作家的自传中写道：在疯狂之中有着欢乐和美丽。她不时记住它：疯狂的欢乐，疯狂的美丽。

在她从事二度冒险之后的第二天下午，伊雷走进她的办公室，她又闻到了他的威士忌味。

“又是一个。”他压低了声音说。

她看看他，摇摇头。

“我不懂，庞斯先生。”

“又一次谋杀，在皮耶士大饭店。你看到那篇报道了吗？”

她点点头。

“他们会迷住他的。”他接着说，“你今天觉得如何？”

“好多了，谢谢你。”

“那很好。”她瞧着他踉跄地走出办公室。

“他”，伊雷刚才说的，一定是大家以为那凶手是个男人。

她追忆前一天与米特尔挥手道别后的行动，要确定一切完美无瑕。她出门时，门房没有注意到她，出租车司机也绝对扯不上的。“飞摩”的女厕所里，没有人看见她化妆，以后也没有任何引人注目的地方，也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回到家里，再洗上一个澡，把所有秘密道具放回原来的秘密位置，湿毛巾扔在垃圾箱的塑料袋底，等早上投入焚化炉。

她已有好几个小时不去注意抽痛了，现在又开

始了。上床前，干吞了一片安眠药，竟甜睡得像个婴儿。

接下来一个月，何其匆匆，连星期都短了许多。星期一才完，星期五便已赶到，想要记住中间发生些什么，难。

米特尔在一周后打电话到她家。

“希望我没有打扰你。”他说。

“哦，没有。”

“我想你明天晚上要是没有什么计划的话，我们一起去吃顿饭，看场电影。”

“哦，对不起，”她说，“我有安排。”

他表示失望，但盼望下次有机会，闲谈了一阵，电话挂断了。

这是她母亲调教她的结果，要吊吊他的胃口。

果然米特尔又来了电话。这次她接受了邀请，星期六的晚上，显得有点郑重其事。

他坚持到她门口大厅来接她，再从那里叫车去一家法国餐馆，座位是预订的。科勒坐在那里享用美酒佳肴，她才真正感到自己是真有的，是真正属于这个世界的实体。

饭后，他们没有能看上电影，科勒建议还是上她家去看看电视，聊聊天，这使米特尔受宠若惊。

在她的公寓里，他们谈得颇为投机，谈着谈着，科勒的心神却飞向了往事。

她来纽约将近一年，太寂寞了，于是鼓足勇气去了一家“专为单身的识途老马而设的”相逢市。在那里，她像个观众，仿佛进了马戏班，人人都在表演。女人们成熟的身材充满了诱惑力，暴露的衣衫，贴身的牛仔褲，极尽挑逗之能事。

一会儿，人们双双对对散去，她仍站在吧台边，一个结实黝黑的年轻人凑了上来：“罚站了？”她没有答理。

“机会别错过，老是眼光太高是挑不上中意的。”他讪笑着，一巴掌拍在她肩上，“住在哪里，娃娃？”

“曼哈顿。”

“哈，好地方，我就住在那个拐角上。”

“怎么样？”她明知故问。

“怎么样？走啊，再挑就没有了。”

到了他的公寓，屋里脏乱不堪。他一面解衬衫，一面脱牛仔褲。她没有办法不盯着他小得不能

再小的比基尼猛瞧。

他懒洋洋地问：“你会玩吗？”

“我不知道。”她真的不知道。

“我来教你，先把制服脱了。”

说那是床不如说是块板，床垫七高八低，被单千疮百孔，他不许她关灯，她只好闭上眼睛。

他全身是毛，只有臀部特别光滑。他顽强的冲击力，令她不只一次地哼着、叫着。

她在热烈的迎合之下，突然想起了离了婚的丈夫。当年他曾为她机械性的冷淡反应而愤怒抱怨：

“你根本不是个‘活人’。”

最后，这头长毛动物总算平伏在她身上，一下子又滚在了一边。

“精采吧？”

“是我最好的一次。”她认真地说，“我要走了。”

“慢，”他拦住了她，“还没完。”

丈夫以前要求过，她拒绝了。现在，她竟拒绝不了。

……

在回家的出租车上，她才想起连他的姓名都不知道。

“再来点酒吧？”她在问米特尔。

“好啊。”他笑道。

她站起来，微微摇晃，不是醉，是回忆使她这样的。她给两个杯子又斟满了酒。他们像是一对难兄难妹，相见恨晚，越谈越投机。他们谈到了社会，谈到了动乱，谈到了感觉……谈着谈着米特尔的眼眶湿了，哭泣起来。她爱莫能助地看着他，随即伸出了手臂。他蹒跚地走到了她的身旁。她揽着他瘦小的肩，靠近他，一手将他额际的发丝轻轻撩起，她柔声哄道：“好了，米特尔，好了。”

科勒一直在注意报纸对皮耶士血案的报道，可是除了福瑞被害的一个小方块之外，什么都没有，而且很快就不再提起了，凶案不能影响旅游业嘛。

可在三月二十四日，时报又出现了“两桩凶杀案，追追追”的社论，其他报纸也反应强烈，并为破案大吹了一通，因为马提·斯宾对此十分有信心。

由于怀疑是妓女作案，城中区的绿灯户都遭到了侦讯。

科勒感到很刺激，所有的警察忙得团团转，读者惊慌失措，她成了不得了的大人物。

这天伊雷带来的消息使她为之一震，通知要求大型集会或商务会议的旅馆保持警惕，并对嫌疑犯进行了描述，只说男、女都有可能，约五英尺五到五英尺七高，戴黑色尼龙假发。

伊雷离开后，科勒不禁担起心来，黑色假发在其次，但这身高的精确令人惊叹，她不由得浑身起了一阵鸡皮疙瘩。有个绝顶的高手在幕后，一个秘密的“明白人”。她一再温习了那两次冒险，实在想不出有什么痕迹能让警方估算出她的高度。

星期四晚上佐伊·科勒换上了金黄色的假发。

马德琳·库尼兹来电话约科勒一起共进午餐，科勒就建议到兰吉的餐厅来聚聚。二十分钟后马德琳到了。她风风火火地来到餐厅，挑了一张中意的餐桌，点上酒菜就喝开了。

“嗯，那天晚上我们那个大杂烩玩得开心吗？”

“哎，是的，只是走时忘了道谢了。”

“你和谁谈上了？”

“米特尔，他在库尼兹先生手下工作。”

“米特尔？那个小不点？”

“他不算小。”

“我知道，宝贝，他看起来矮小。怎么，他没有乱来吧？”

“噢，马德琳……”她很窘迫地，“当然没有，他根本不是那种人。”

上菜了，科勒吃的是水果色拉，马德琳点的是生蚝、牛肉条、荸荠色拉，搞得那帮侍者晕头转向。

“宝贝，我从来没有问起过你离婚的事吧？”

“没有。”

“我一直当你们是继爱娃与希特勒之后最伟大的爱情事件。这到底是怎么搞的？”

“这……反正就是分手了。”

“让我来猜猜什么原因……准是性的原因。”

“……也许吧。”

“怎么，你们不合拍？真是，把我的教导全忘了？”

“嗯……”

“宝贝，我认识一个最有办法的女人，……”

“哦，不。”

“你错过了生命中的赏心乐事。由她解说，你回家练习。她教出来的成绩非常可观。我把她的地址留给你好吗？”

“不必了。……我们喝咖啡吧。”

使科勒感到惊觉的，是她整个人变得开朗、灵敏。色彩能听，香味能尝，这种新的感受使她欢乐。

这些感受都起自她第一次的冒险，一个糅合着恐惧、愤怒、解脱的夜晚。事情结束之后，她飘飘欲仙。为了自卫，她不能，也不该停止。她很理智，对危险一目了然，计划周密，它不是追求生活的目的，只是一种手段。冒险的满足不是性，绝对不是。虽然她喜欢让那些男人对她付出报酬，她自己却不兴奋不激动。

——“这是上帝的旨意。”

科勒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就有此同感。这是上帝的旨意，而那些新的感受便是代价。她借此迈入一个崭新的世界，获得再生。

奥卡·史密斯医生——一位内科大夫，他的诊所设在自家楼下，候诊室时常人满为患。

科勒在每月第一个星期二的下午六点固定去就诊，而且尽管医生一再劝说，她仍坚持要例行一整套的体检程序：量体重、血压；肺功能；验血、验尿；拍片；抹片——一项不常用的妇科检查。史密斯一直认为这样检查完全没有必要。但是四月的第一个星期二，科勒又按时来了。

他从半截老花眼镜后面注视她：

“怎么样，还可以吧？”

“很好。”

“消化正常？”

她点点头。

“饮食？”

“我吃得很好。”

“你在服哪些药？”

“维生素A、B、C、D、E，还有铁、锌、镁等矿物剂。”

“还有呢？”

“避孕丸、补血片、蛋黄素、胆汁酸，还有……”

他盯着她，叹口气：

“像你这样年轻，不该用这么多的药，设法减少，好吗？”

“好！”

“一定？”

她点点头。

随后她又去量了体重，留了尿液，脱去衣裤坐上一把没有扶手的转椅。史密斯医生给她听了心肺，测好了血压，又抽取了血样，然后仔细严厉地看着科勒裸露的乳房，开始触摸，慎重细致地检查胸口、腋下、乳头。科勒闭上了眼睛。

“你平常自己检查过胸部吗？”

“……没有。”

“为什么？我教过你。”

“呃……我宁可让医生来检查。”

“好吧，现在开始最后一项检查。”

护士长帮她上了检查台，调整好垫枕，史密斯医生两脚滑动，转椅滑到了科勒两条腿的中间，将子宫镜缓缓伸入，接着就用压舌器刮着她深部的细胞，完后，他把戴着橡皮手套的两个手指缓缓插入她的体内，另一只手按在小腹上，手掌向下压。

“痛不痛？”

“不痛。”她喘气。

“敏感？”

“不会。”

科勒尽量忍住不哭，她根本不痛，那只是一种扩张，张向一种异境的感觉。

“好了，一点毛病都没有。”他说，“穿好衣服到前面来。”

她下了检查台，缓缓穿上衣物，觉得有一种宣泄的满足感觉。

史密斯医生坐在办公桌上。

“一切正常，三天后看检查报告。”

“好的。”

“经期正常吗？”

“正常。”

“下次什么时候？”

“四月十天左右。”

“还有痛经？”

“有。”

“我查不出任何生理上的原因，我还是劝你去找一位精神顾问。”

科勒离开了诊所。医生回到楼上，妻子给他端

来了他最爱吃的洋菇葱仁汤，还有一锅喷香的红烧肉，他神情恍惚。

“今天很累？”妻子问他。

“和平常差不多。”

“那个叫佐伊·科勒的女人？”

他吓了一跳：“你知道她？”

“当然，你说起过两次了。”

“怪不得有这葱仁汤。”

“你说……有的女人喜欢……”

“对，不过对于她，我认为她把这当作一种惩罚。”

“惩罚？她做了什么坏事？”

“我怎么会知道？”

“我的丈夫居然还是心理学家。”

“我想，她在受惩中得到了满足。”

经挛太厉害了，四月九日，星期三，她只得提前下班，直接回家，洗了个滚烫的热水澡。她看了看水里，月事还没开始。

她还是绕着弯子上“飞摩”化妆打扮，又来到了柯立芝饭店，这里今天正在主办两项商务会议和一项政治性聚会。柯立芝拥有八百四十间客房，由于临近时报广场，酒吧、餐厅的生意兴旺。

她独自坐在柯立芝饭店“新奥尔良室”的长椅上，抽着烟，喝着白酒，不停地打量着进出的人们。

十一点刚过，一个单身汉出现在门口，他站定一会，朝她这面走来，略一踌躇，往她边上坐。

科勒溜了他一眼，他前胸口袋上的名牌上写着：嗨！叫我杰利。

两个人毗连着桌子互相不理不睬地坐着。最后……

“对不起，小姐。”

她爱理不理。

“呃……呃，我想请教一下。”

“答不答在我。”

“你身上这件衣服……很美，我想买一件送给太太，你是否……”

“谢谢，”她故意又凑上去看看他胸前的名牌，“谢谢，杰利，可是很抱歉，这家服装店已经倒闭了。”

接着他们就聊开了。“新奥尔良室”已经客



满，吧台上是层层叠叠的人，乐队奏得更响，女侍们忙得晕头转向。科勒大为庆幸：谁都不会记起她。

“这里太吵了。”杰利说，“我们没办法聊天。”

“你住哪儿，杰利？”

“十四楼。”

“我们去乐一乐不好吗？”

“我从来没干过这种事。”他声音发沙，“从来没有干过。”他一面起身，一面解释。

进了房间，锁上门，他还给她看了他的生活照片，他的太太，他的房子，他的狗。

他又取出一瓶波本酒来。

“我不能再喝了，刚才的白酒已经使我昏昏沉沉了。”科勒说道。

他自斟了一杯。他的手在抖。

“我再说一次，”他不敢看她。“我的的确确没干过这事，我不知你……”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她说，“你在想我不是要钱，你应该事先付还是事后付，对不对？”

他笨拙地点点头。

“杰利，我不是专门干这一行的。我只是喜欢跟你在一起。假如这个男人觉得很开心，事后要送我点小礼物什么……”

“那当然……我懂。”

“有没有收音机？”她轻快地问，“打开来，让我们及时行乐吧。”

收音机播着迪斯科。

“你喜欢跳舞吗？”

“我不太在行。”他还是那样笨拙。

“那我一个人跳。”

她跳着，摆着，扭着，一根肩带滑了下来。

“这些衣服，累赘。”她随着乐曲转过来，背着手。“拉开它。”她在下命令。

他拉开了她身后的拉链，整件衣服滑将下来。

她体态撩人地站在他面前。

她站了过来，捧着他的头贴了她软和的腹部。

“把衣服脱了，”她说，“我上个厕所，马上就来。”

在浴室，她像过去一样作好准备，又赤身裸体地走了出来，右手照旧绕了一条毛巾。

他没有上床，只是脱下了外套和背心，坐在床沿上，手里还拿着酒杯。

“老天哪！”他胆怯地叫道。

她走到床的另一边，跪在他身后：“杰利，怎么了？”她朝他靠了上去。

“这事不好，我不能干，我给钱，我……”

她右手臂上的毛巾散落下来，刀尖从他左耳下凶狠地划到右边，她使足了劲。

血，涌泉似的血，箭一样地喷出，

她下了床，跨过他，弯下腰。他衣着整齐，但她不需要看，手起刀落，刀锋透过衣裤，直入他的下体。“好了，好了，好了。”

片刻之后，她直起身，低头看着杰利。他去了，他的生命已经渗入了地毯里面，收音机仍在响，还是迪斯科。她进浴室拿来一叠卫生纸，关掉了收音机。

她非常地小心。

爱德华·迪雷尼的全部心思在这两件凶案上，问题还是：是谁作案，为什么作案，怎样作案。

凭他的直觉和经验，这绝对是一个心理变态者的勾当，一个疯子。没有动机，无迹可寻。他还记下了两名受害者的相似点，关于凶手，他的记录是：

- 一、男、女都有可能；
- 二、戴黑色尼龙假发；
- 三、聪明、仔细、狡诈。

这些只能做一大堆谜团中的开头。

三月二十一日上午，他又在书房想开了。他假设这两名死者曾经雇用过同一个人，后来又把他开除了，几年以后，此人动了杀机，找到了他们，下了毒手。

电话铃响了，他心不在焉地接起话筒：

“爱德华·迪雷尼。”

“我是阿布纳·布恩，……照您的指教，我们已经量出假发到椅垫的高度。”

“那么凶手的高度是……”

“五英尺五到五英尺七。”

他陷入了沉思。

“那么这不是一个小号的男子，就该是个高个子的女人。”

“那我们的线索又多了一层。”

“你和马提·斯宾处得如何？”

“不好，”布恩的声音低了下去，“他要我们一切重新再来一遍，就是说，他对到他到任之前的一切都不负责。”

“嗯。”迪雷尼暗骂斯宾这笨蛋浪费了时间。

“我仍想随时向您报告进展情况。”

“好吧。”他挂上了电话。

迪雷尼在凶手的记录表上又添上了一笔：

四、身高约五英尺五至五英尺七。

他又走进厨房去吃三明治了。

迪雷尼常想去看一个人，他就是十五年前退休的前刑事小组长赫伯·朗姆。

朗姆原是巡警，后来当刑警，他精通刑法、法医和犯罪心理学，又忠于职守，博学多才，获得了刑警金牌，屡受提拔。

迪雷尼从自己的老通讯录里查到了老朗姆的电话。

电话铃响了七次，他刚想挂断，一个女人来接电话。迪雷尼方才知悉，朗姆三年前摔了一跤，摔坏了骨盆，结果转成肺炎，去年又中了风，大部分时间都躺着。

接电话的女人是他的管家，在朗姆先生多年被人遗忘之后，有个自称老朋友的来电话，实在使她高兴，她热情地请迪雷尼来府一叙。

半小时以后，迪雷尼租车来到了朗姆寓所。

管家接他进门后，趁有人在家，便抽空上街采购。

屋里的那个人活脱是一具坐在电动轮椅上的骷髅。迪雷尼快步上前握起老人瘦弱苍白的手。

“真高兴又看到你，教授。”

“你是唯一叫我‘教授’的警察。”

迪雷尼取出了一瓶苏格兰威士忌，朗姆抖着手，手指轻摸酒瓶：

“让我们为过去的那些时光干一杯。”

迪雷尼调了两杯酒，淡的给朗姆，浓的自己喝。

“身体健康，长命百岁。”他先敬酒。

有了酒，朗姆的眼睛又恢复了警官的敏锐光芒。

“你到这里来，绝不会是只为握一下垂死老人的手吧？”

“的确不是。我朋友办的一个案子，我答应他一定来找你。”

“是谁？”

“布恩。您认识。”

“那个被打死的老刑警布恩的儿子？”

“不错。”

“是个好孩子。他碰上什么麻烦了？”

“像是连续作案的杀手，目前有两桩，手法相同，死者之间没有关系，陌路凶杀，毫无线索。”

“又是一个连续凶杀案？”朗姆的身子激动地前倾，“可怕的案子。以前的那个案子是你办的？”

“不是的。”迪雷尼说。

“我很注意这个案子，每天都不放过报纸和电视上的报道。记笔记，做剪报，希望有朝一日就此